

追风骏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是从《内蒙古文艺》创刊以来到七五年第二期所发作品中选编的，以发表的时间为序。已经选编到其他集子里出版过的作品，这次均未选编。

这本小说集的作者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作品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描绘了我区工农牧业及其他战线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风貌，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所选作品富于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战斗性。

追 风 骏 马

《内蒙古文艺》编辑部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50千 插页：2

1975年12月第一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810册

统一书号：10089·74 每册：0.53元

目 录

追风骏马.....	刚普日布作 陈乃雄译 (1)
战天歌.....	东城 (20)
新开一条河.....	张长弓 (35)
骑骆驼的人.....	敖德斯尔 (52)
飞军路.....	张崇溶 (72)
平泉激流.....	扎木苏荣扎布作 特·达木林译 (87)
山鹰高飞.....	阿拉德日 王宁 王保 (101)
军鞋.....	乔澍声 (110)
常委会前.....	胡泽 (116)
牧民的心意.....	浩特 (134)
邻队.....	丁茂 (143)
朝霞满天.....	沙采 (158)
在灰腾山口.....	马布萧 (179)
撑山的人.....	刘雪波 班澜风 (207)
春雨催苗.....	周彦文 (225)
两次记工.....	李文 (242)
长河新流.....	芒仲 (252)

追 风 骏 马

刚普日布作

陈 乃 雄译

一

广袤无垠的草原上飘浮着春天的雾霭。畜群悠然地吃着草，就象撒满草原的珍珠一般。杨树坡上那浅蓝色的蜃气，看来时而象一根根擎天的柱子，时而宛似无数的高楼大厦。

满载货物的汽车和拖拉机在草原的公路上风驰电掣，来回奔忙。公路两侧的垂柳随着柔和宜人的春风摇摆，象是挥动一支支画笔，描绘着这兴旺繁荣的景色。这一切都使人感受到整个草原春意盎然。

一位牧民妇女，骑着一匹腰宽背长，鬃黄毛黑的快马，沿着公路旁边的便道匆匆驰来。她拎着马鞭，随着黑马的颠步，频频弯腰。黑马的四蹄显得格外强劲有力。那妇女缠一块暗绿色的头巾，穿一件淡蓝色的蒙古袍。这人和马，给人一种协调的感觉。从远处看去，她象一个年轻的姑娘。其实

德乐格日玛今年已经五十一岁了。虽然从她那双闪光的大眼睛里，难以猜出她的真实年龄，但是深深印在额头上的三条皱纹，却显出了旧社会草原上穷苦牧民遭受的悲苦和辛酸。

前面就是纳日图坡了，德乐格日玛放慢马步，从怀里取出手帕擦了擦汗涔涔的前额，把颠到胸前来的背包往后推了推。自从草原上升起永远不落的红太阳那一天起，德乐格日玛浑身是劲，二十多年如一日，满怀信心，斗志昂扬地干革命。

德乐格日玛在担任领导工作二十多年期间，不知多少次沿着这条路去旗里和苏木(后来是公社)里参加过各种会议。有时冒着酷暑，有时顶着凛冽的风雪。在人民政权刚成立的日子里，她为了向解放军报告敌人的动向，冒着生命危险，在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在这条路上飞奔，几乎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今天，她又奔驰在这条路上，她的心情格外激动，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白音朝克图山，矗立在草原的深处。德乐格日玛举目眺望，看见新建在山腰上的队部的白房子，在浮动的蜃气中象海洋里的浪花一样。牧场上用石头砌成的草库伦，跨过山脊，伸向远方。这是学大寨的英雄牧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德乐格日玛望着眼前的新气象，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队里，把旗三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和会上通过的农业学大寨的决议，马上传达给每个社员。她不由一抖缰绳，大黑马飞奔起来，在这条路上，又扬起一股长长的尘埃。

二

雨后草原的早晨，空气清新，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影。

丘陵起伏的碧绿草原，一望无际，就象阳光下的海面一样。年轻的牧马员满怀激情，甩动套马杆，唱着草原的歌，拢着马群。被马群惊起的鸟雀，向着深空鸣叫着飞去，为这丰美的草原演奏着交响曲。

牧马组组长潮洛蒙今年刚满二十五岁，不过按他十七岁起就放牧马群来说，可以算作是一个有经验的牧马人了。他同知心朋友、年轻的牧马员伊德日，清点了一下马匹，匆匆忙忙地把马群赶向呼根山南边的草场。今天是给马剪鬃的最后一天，剩下的只是些性子最暴的烈马，所以，这最后一天，也是最要劲儿的一天。

邻近几个队的牧马员们，原先答应前来参加剪鬃盛会的，但是头两天没有来。潮洛蒙特地把最调皮的几匹马留下来，本想试试他们的套马技术，可是看来他们今天也不能来了。潮洛蒙心想：“好吧，你们不来，到时候我就去。非到赛音淖尔队露一手不可！”

走在潮洛蒙身边的伊德日象是看穿了他的心思，问道：“潮洛蒙哥哥，今天抓追风马吗？”

潮洛蒙好象没有听见他的问话，反问道：

“伊德日，赛音淖尔最出色的套马手是谁？”

伊德日对于潮洛蒙答非所问感到有些奇怪，他说：

“我看恐怕是扎丹巴，他左右开弓，出杆准，腕力大，拽索得法。”说到这里，他恍然大悟：“哈，我明白了，你早就把追风马准备上了吧？”

潮洛蒙咯咯笑道：“好啦，好啦！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头发很快就会变白的。人们可能已经到齐，在等着我们了，快走吧。”

在呼根山南边草场上唯一的一棵榆树跟前，并排搭了三座帐篷！男女牧民围住巴达拉呼老大爷，坐在中间那个帐篷门前。巴达拉呼老大爷一边修理着套马杆子，一边讲着他从前放牧马群的故事。东边的帐篷门前挖了三个地灶，正冒着干牛粪的青烟。一个约有六十来岁模样的老头，盘起一条腿坐在灶前，身上穿了件皱皱巴巴褪了色的得勒（注）。得勒上蓝一块、黄一块地补满了乱七八糟的补丁。他眯缝着一双三角眼凝视着远处，看上去也同别人一样热切地等待着马群进场；可是，这老头跟谁也不说话，象在想些什么似的。当马群走进帐篷前的场地时，他嘴里嘟囔了一阵，站起来给火里扔了些干牛粪。他的名字叫却精。

前来帮助拦马的小伙子们紧了紧各自的马肚带，纷纷上马。牧马员跃马去抓贴杆马（注）。潮洛蒙绕着马群跑了一圈，套住一匹留着宿鬃的黄膘马，趁一拉套杆的工夫，扯下坐骑的马鞍，顺手备在黄膘马的背上。从这匹马的毛色上的斑点看来，已经上了年纪，可是行动却依然那么轻捷矫健，配合着潮洛蒙的套马杆，就象一条好猎狗一样。不一会儿，潮洛蒙就套住了好几匹马。现在，轮到一匹鹿斑点的马，那马却不往马群里钻，反而落荒而逃。潮洛蒙驱使老黄马，转眼间就撵上了点子马。套索呼啸一声恰好套在点子马的耳根上，潮洛蒙鼓足全力往后一坐，老黄马吃不住劲，反而向前带了一步，点子马趁势一个冲刺，挣脱了潮洛蒙的铁腕，带着套马杆逃跑了。潮洛蒙从马背上摔下来，又羞又气。他又

注：蒙古袍。

注：套马时骑用的快马。

揪住黄膘马的顶鬃，重新跃上马背，连抽数鞭，在疾驰中操起靠在榆树上的三节长套杆，犹如旋风一般向点子马追去。

巴达拉呼老大爷皱起浓眉，对站在旁边的伊德日说：

“这小子今天怎么啦？难道除了这匹老掉牙的黄膘马，他就找不到别的贴杆马了吗？”

伊德日说：“阿爸，他把自己的套马杆和贴杆马都留着还没有使呢。”

巴达拉呼接道：“又要给邻队露一手，是不是？”“就是。”伊德日回答。

“那么，他留的是什么马呀？”

“追风骏马。”

“追风骏马？快虽然快，但是粉嘴子和麝香青不比它强吗？”巴达拉呼老大爷一边说，一边把套杆衔接处的绳头，塞进绑带，又用力煞紧露出来的尖儿，交给伊德日说：“给你，小伙子，保险松不了扣！”

伊德日目不转睛地盯着逃跑的点子马，突然喊道：“阿爸，看！那边赛音淖尔的牧马员们来了。他们把逃跑的点子马截回来了。嘿，骑的真是快马啊！”

巴达拉呼老大爷又皱起浓眉，顺着伊德日指的方向看去，仿佛在草场那头有几只大鸟贴着地在飞行。过了一会儿，马跑近了，才看清前面是拖着套马杆狂奔着的鹿斑点子马，后面紧跟的是一匹黑马，马背上伏着一个人，却没拿套马杆。

眼看黑马撵上了点子马，那人一哈腰从地上拽住了套在点子马脖子上的套马杆，猛抽坐骑，一抖套索，恰好勒到点子马的耳根上；她使劲一绞，紧接着向后退一溜，退到马鞍后边，再一仰身，暗绿色的头巾，碰着了坐骑的尾根。

象是春风拂过面孔，巴达拉呼笑道：“什么赛音淖尔的牧马员！那不是我们的支书吗？”

伊德日这才认出来了：“啊，果真是安巴（注）哪！安巴也……”

巴达拉呼打断他的话，满意地笑着说：“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我们的德乐格日玛书记就出现在那里。她没有不会干的活儿！”

三

夜深了，德乐格日玛坐在桌前蜡烛光下。她面前铺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追风骏马，潮洛蒙，套马杆”这几个字，下面写着“却精”。德乐格日玛凝视着这张纸在沉思。

旧社会里蒙汉两个民族的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地主和牧主的剥削、压迫，共同进行过多少次斗争；在民族团结的关系史上谱写过多少可歌可泣的篇章啊！尤其解放后，农区的汉族贫下中农，春天常来牧区向蒙族弟兄借用牲畜；到秋季收获之后，他们便牵着牲畜，驮着米面蔬菜来看望蒙族阶级兄弟。在这些事上，谁也没有规定过什么价格报酬，从不贪多嫌少。这种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彼此之间都象一家人，甚至比亲兄弟还亲。公社化以后，这种关系更变成了一种自觉的民族团结的关系。在农忙季节，牧区给农区送肥送畜；在牧区需要劳力的时候，农区也派人来帮助打草打井。如今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丰收大队的汉族同志们决心明年要

注：对叔婶辈的尊称。

过“黄河”。为了支援他们，德乐格日玛在旗“三千”会上提出送给丰收大队十匹公马和五匹騾马，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地发展牲畜。旗委和公社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赞许地说：“这是一件好事啊！既支援了当前的生产，又解决了长期的需要。”

昨天，德乐格日玛从公社回到队里，恰巧碰上队里在剪马鬃。她把这个意思同社员群众们一谈，巴达拉呼老大爷高兴地拍了拍膝盖说：“呷嘻！支书啊，你这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别人也都欣然同意。潮洛蒙说：“一千匹马里拿出十五匹马来，那就象从‘漫经’（注）大锅里舀一羹匙汤。”

德乐格日玛又说：“为了使他们的马能够逐年增多，在十匹公马里选进一匹好儿马，而且是一匹老实点的马，省得他们再在驯马上费很多时间。大家看怎么样？”

群众进行了讨论，都说：“那就把潮洛蒙有时候用来当贴杆马骑的追风骏马，给了丰收大队吧！那匹马牙口小，身体壮，又老实。”

潮洛蒙立刻表示不同意，说：“追风马是贴杆马，现在贴杆马正缺着呢！如果说老实，数那匹黄膘老儿马。”

对于潮洛蒙这番话，群众很不满意，议论纷纷，潮洛蒙气冲冲地说：“只要我还当着牧马组长，谁也休想从我手里拿走追风骏马，一定要这匹马，那就先罢了我这个组长！”说罢，他扔下套马杆走了。

注：过去喇嘛庙举行大型经会时，用来做饭供全寺僧众会餐的特大号铁锅。

在农业学大寨和民族团结这样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德乐格日玛在这点上，早就明确了，但她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竟然会通过潮洛蒙这样的积极分子表现出来。

远处响起柴油机的吼声，划破了草原春夜的寂静，好象在给德乐格日玛的沉思伴奏。她看看表，已经快两点钟了。她知道，那是潮洛蒙在给新建的草园子浇水。

潮洛蒙是在德乐格日玛的眼前长大的，对于他的工作、生活、习惯和脾气，德乐格日玛了如指掌。她看出潮洛蒙扔下套马杆，甩手剪鬃的场地，其中必有文章。

按青年们的议论，潮洛蒙为参加赛音淖尔队的剪鬃盛会，特地作了准备，而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却提出要把追风马送人，他一时想不通，就发了脾气。这固然是事实，但德乐格日玛想，这还只是问题的表面。一个火气旺盛的年轻人，舍不得离开自己喜爱的一匹好马，说上几句气话，这在牧场上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假若仅只如此，也可以考虑另选一匹。可是如果这中间有那个却精搞过什么鬼的话，那问题就复杂了。她决心要调查清楚。

德乐格日玛把第二天要做的工作，简要地记在日记本上，又仔细叠起面前的那张纸条，夹在本子里。这时，她才想起旁边那张桌子上，还放着儿媳给她送来的晚饭呢。

远处机器声，仍在隆隆作响……

四

潮洛蒙抽了将近三个钟头的水，把机器停下来。草原的

春夜过去，东方呈现出鱼肚白。刚才还在沉睡中的草原歌手——鸟雀们，好象同时被叫醒了似的，开始发出各种各样的啼鸣声。

潮洛蒙在前往马群的途中心里想：“唉，不知道赛音淖尔队已经开始剪鬃了没有？其实，我如果骑上粉嘴子马去，大概也不至于丢丑的，可是我一赌气把套马杆也扔了，实在不应该！”潮洛蒙内疚地笑了笑。他在榆树坡的南边收拢了马群，琢磨着今天该抓哪一匹马。“算了，现在去参加别的队的剪鬃盛会，为时已经晚了。趁今天追风马还没有送人，先让我骑它散散心吧。”想罢，潮洛蒙抓住了追风骏马，备上了鞍子。追风骏马生得宽阔的腰，稀疏的鬃，长长的脖子，机灵的眼睛，今天显得格外英姿焕发。套马杆配合着追风马轻盈的步伐颤悠摇曳。追风马昂着脑袋，频频剪动双耳，多么讨人喜欢哪！平日，潮洛蒙把最暴烈的生个子马一一驯服了，他现在乘骑的六匹马都是好马。潮洛蒙明知道其中有几匹比追风马强得多，但他依然偏爱它。这中间有着一段故事：一天，几个年轻人坐在草场上夸耀各自的坐骑。却精凑到他们旁边听了一会儿，就开始赞美起潮洛蒙的追风马来。他说：

“这匹马啊，是一匹十全十美的好马，它传的种一定也是好马。这一带这个颜色的马向来都带点儿脾气，但都是好马。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这儿有一匹追风骏马，当天就能从都统衙门打个来回呢。”

青年们好奇地问：“都统衙门？那地方很远吗？”

“就是今天的张家口，当时叫察哈尔都统府。”

“嗬！这么说来，那马比汽车还快哪！简直象旋风一样啦！”小伙子们跟潮洛蒙开玩笑地说，“你这一匹，说不

定也是一匹追风马呢！”

从此，它就得了“追风骏马”的美名。潮洛蒙也开始爱上了这匹马。他想：“眼下追风马虽然还没有变得象却精说的那匹马一样，但肯定也是一匹好马。这个老头在旧社会游方化缘，走过的地方多啦，他也许有几分眼力。”

现在，潮洛蒙决定去找队长好好谈一谈：反正不久就要去夏营地了，丰收大队就在夏营地旁边，那时，即使挑一匹暴烈的生个子马，要不了几天工夫也可以替他们驯服好，何必非送追风马不可呢？潮洛蒙被自己的想法和追风马的步法所陶醉，心里美滋滋的，真想放声歌唱。忽然，马惊跳起来，差一点把潮洛蒙甩下去。潮洛蒙定睛一看，只见却精挎着篮子，拿着剪刀，站在一道沟里发愣，想必是被突如其来的人和马吓呆了。

潮洛蒙诧异地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干什么？想多活几天呗。开春以来，坏血病又犯了，实在没有办法，想挑点蝎子草吃吃哪！”却精膘一眼追风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多好的马呀！可惜就要送到农区去了，到了农区，过不了几天就报销啦。两只耳朵经不起皮鞭的抽打，就会象猪耳朵那样耷拉下来，脊梁和胸廓也会被压被磨得皮破生疮。唉，为什么不能给一匹次一点的呢？”

“是呵，我正想去跟安巴说说呢。”

“好极了，好极了，快说去吧！女人嘛，见识短，看不远。我就弄不清那个农业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闹得我们也整天肥料、畜力的没个完。”

“你这话就不对了，农业队的汉族同志们给我们的帮助

也不少啊！”

“嘿，他们占了我们那么多便宜，当然也得走走形式，去年秋天，他们圈住我们的马群，把多好的一匹马驹的腿给打断了呀！不然，那马长大成年，也是一匹追风快马哪！”

“后来他们的程书记不是亲自来队里道歉，保证要找出原因来吗？”

“那是说说罢了。一边认错，一边道歉，一边又在我们夏营地西北角开了荒，种起庄稼来了。”却精说毕，贼眉鼠眼地看看潮洛蒙。

“什么？你什么时候看见的？”潮洛蒙追问。

“就是昨天，我到那边走了一趟，好家伙，他们把我们夏营牧场的草皮都剥光了。”

潮洛蒙再也没有说什么，转过马头就走了。

五

巴达拉呼老大爷叼着烟杆，皱着浓浓的眉毛，坐在德乐格日玛对面，沉思不语，德乐格日玛裹上头巾说：

“好吧，巴达拉呼同志，就这样决定了。我去找潮洛蒙。您同这儿的青年们一起去吧！”

巴达拉呼揸打一下烟袋锅，把烟杆插进靴筒里，说：“好，就这么办。可是那老家伙还会到哪儿去吗？”

“我看会的，他还有一部分东西没有埋好，估计会在夜里行动。公社公安特派员马上就到。夜里您不用去了吧。”

“啊！怎么能不去，那恶狼……”

德乐格日玛上马没有走出多远，就听到背后马蹄声，潮

洛蒙策马飞奔而来。

“安巴……安巴！”

“啊，我正找你呢。”

“安巴，我不给追风马！”

“怎么啦？”

“他们丰收大队去年圈住我们的马群，打断了一匹马驹的腿；现在又在我们夏营地上开荒，种了庄稼。”

“是却精对你说的吧？”德乐格日玛问得很突然。潮洛蒙不知如何作答，支吾半天，才说：“却精在旧社会当过募化喇嘛，成份虽然还没有定，但他说的总是事实吧！”

“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又轻信了他的话。”

“难道开荒是假的吗？”

“你想一想，丰收大队怎么会开垦我们的牧场呢？”

“那我倒没有想过，不过反正我就是不同意给追风马！”

“好吧，这个问题以后再研究。现在，你去通知北边两个浩特（注）的武装民兵，带上武器和铁锹、水桶马上到一棵树那儿集合。你自己也带上武器，路过办公室，把昨天种剩下的树苗取来。”

潮洛蒙深知德乐格日玛办事严肃认真，所以尽管一时摸不着头脑，还是立即按她的吩咐去办了。

正午过后，青年们在一棵树前植完了树。德乐格日玛擦擦汗，走到榆树荫下。

“巴达拉呼同志，不到这边来吗？”德乐格日玛开了腔：“青年们，你们都过来！我们把今天植的树，命名为‘民族

注：一般由几户人家组成的牧村。

团结林’。本来，我们没有在这里植树的计划。最近党支部研究了某些同志的思想情况，才决定这样做的。我们支援丰收大队的计划，社员群众全都同意，大队革委会已经作出了决定。可是，在确定选送哪一匹儿马的问题上，牧马组长潮洛蒙有不同的意见。他不同意给追风骏马，甚至发了脾气，把套马杆也扔了。这些情况同志们都知道。”

潮洛蒙低下头，面孔刷一下变得通红。德乐格日玛接下去说：

“因为潮洛蒙想不通，我们同意按照他的意见不给追风骏马。这两天经我们党支部研究，认为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想同你们青年同志们一起，上一堂阶级斗争和民族团结的课。首先请老贫牧、队贫协主任巴达拉呼同志给大家讲一讲。巴达拉呼同志，您讲吧！”

巴达拉呼用烟袋指着榆树说：

“你们从小就在这棵树底下游戏乘凉，可是你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这棵树的历史。”老人吸了一口气说：“从前，这儿有一个名叫贡郭日的反动牧主。我和我的哥哥、嫂嫂，还有咱们的支书，都给他家当长工。我们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是吃不饱肚子。在牧主惨无人道的压榨剥削下，我嫂子病倒了。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穷人哪里能找到大夫？眼睁睁地等死呵！”巴达拉呼皱紧眉毛，沉默了一会儿。

榆树的枝杈在春风中微微摇晃。青年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老人讲述着苦难历史。

“那时候老程，就是丰收大队的程书记也给贡郭日放羊。我们相处得象亲兄弟一样，从来不分你我，一把烟叶分着抽，

一碗水分着喝。一天晚上，老程把我叫到外面，对我说：‘明天你替我放羊，我有点事，一天工夫就回来，你别对人讲。’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第二天晚上，他笑呵呵地领着一个骑驴的大夫回来了。这时我发现他当了几年长工挣来的那唯一的一件皮袄不见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不禁流下了热泪。”讲到这儿，巴达拉呼老大爷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两天以后，牧主贡郭日把老程抓起来，吊在这棵树上打问：‘你不声不响到哪儿去了？难怪我经常丢马丢牛，准是你偷出去卖了！’我哥哥是旗里有名的摔跤手，脾气大，性子急。他见贡郭日那样折磨老程，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冲过去夺下鞭子，一下子把牧主打倒在地，把老程背回家来。我们满以为这一下要出事了，没想到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反动牧主贡郭日在团结一致的蒙汉族劳动人民面前，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俗话说：怯懦的狗背地里咬人。第二年春天，贡郭日家里来了一伙汉族伪兵，吃喝了几天，在贡郭日的指使下，忽然闯进我哥哥的家，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哥哥捆起来，也是吊在这棵树上拷打，一直打得他昏死过去……第二天，老程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又笑呵呵地回来了，他走进我家，从怀里取出一包药。这么贵重的药，他从哪儿弄来的呀？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老程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老程是摸黑跨上一匹马，一口气跑了七、八十里路，进了县城，卖了血，买来药，给我哥哥吃的。”

青年们的脸上都挂着泪水。老人激动得没有把话讲完，就停了下来。这时德乐格日玛接过话茬说：

“草原上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解放军开进草原，老程参加了部队。我们蒙族牧民就是在这棵树下欢送他。在